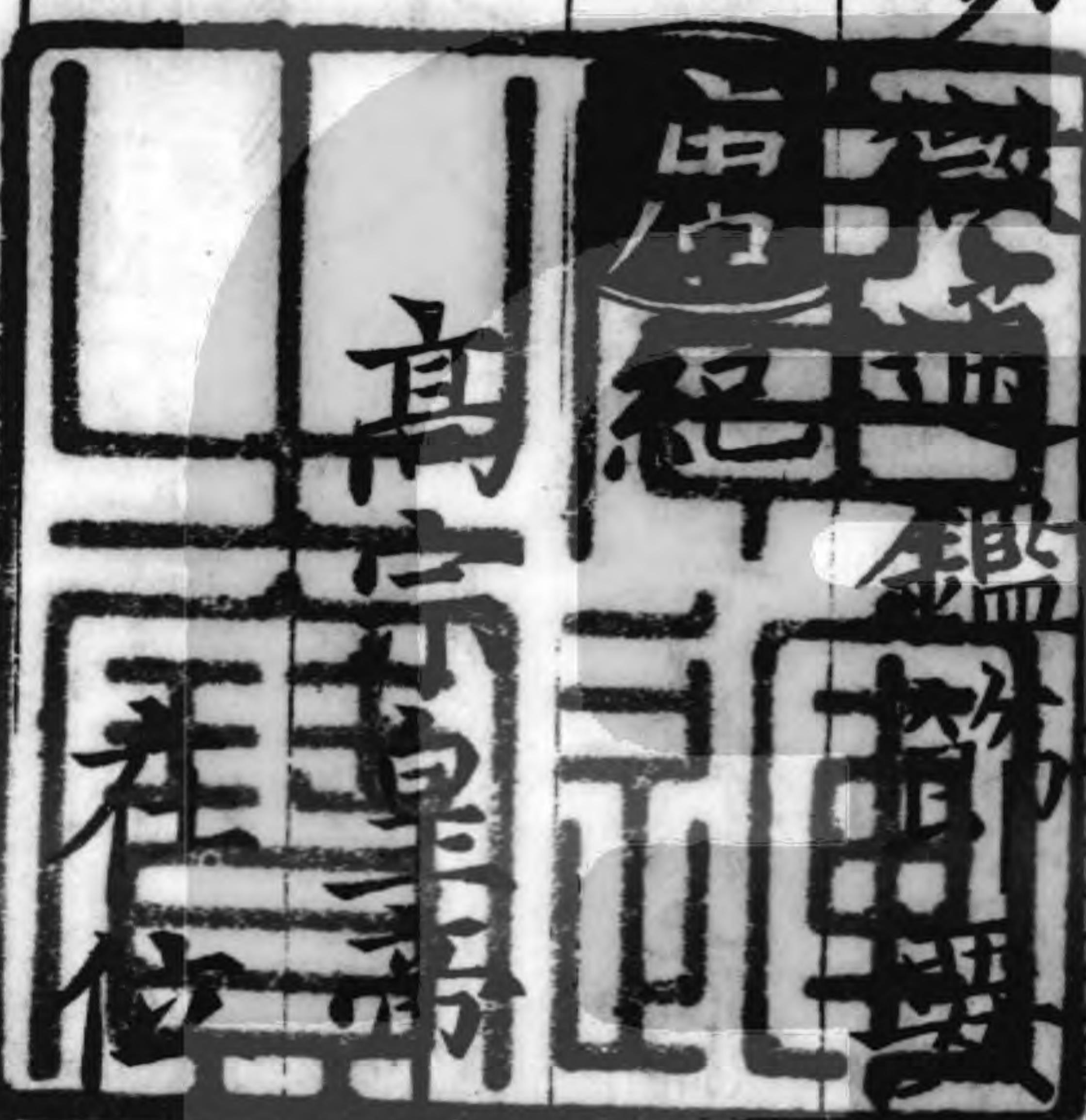


少... 卷之三十九



名治太宗
第九子

三十四年 壽五十六

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

天后斷喪唐室。貽禍邦家

庚戌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

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

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

有貞觀風

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武氏入宮

甲寅五年。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納之後宮。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由是有廢立之志。

議武后

○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

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為如何。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

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

簾中大言曰。何不撲

弼角反

殺此獠。無忌

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皆不納。他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

立武氏

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預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齎璽綬冊皇后武氏。○李義府叅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論養人之道

丙辰 顯慶元年。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

笑中刀

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桑。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

丁巳 二年。許敬宗李義府誣奏褚遂良

敬宗誣
殺遂良
無忌

韓瑗潛謀不軌。皆坐貶。

戊午三年。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詔黔
州安置。尋殺之。

庚申五年。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
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
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
與人主侷矣。

武后權
侷人主

甲子麟德元年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
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

二聖

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所制。自是
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
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
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
聖。

戊辰總章元年。李勣等擊高麗。薛仁貴
為前鋒。與高麗戰。大破之。進至鴨綠柵。
又破之。遂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降。高
麗悉平。

張公藝
九世同居

己巳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縑帛。○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

驚
寵辱不

李勣遺
言戒子
孫

不驚。考中上。○李勣寢疾。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脩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孫。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薨。起冢象陰山。鐵山烏德韃。反居言山。

以旌其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其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回風爇其鬚鬢。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

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勣嘗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怯意則殺之。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三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

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

壬午

永淳元年。禮部尚書裴行儉薨。行

裴行儉
知人

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

王勳

渠據反

咸陽尉。蘇味道皆未知名。行

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

僕有弱息。願以為托。是時勳弟勃與華

陽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

歷各反

賓王。

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

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

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

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

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

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

王反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上

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岳。監察御史裴行

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是歲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

鳳鳴朝陽

仁貴免胄示虜

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癸未 弘道元年。十二月。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中宗

名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後。居房陵。後尋即位。

在位二十七年 壽五十五

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附則天順聖皇后。名豐。僭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

乘唐中衰。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烈矣。

甲申

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正

月。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貞為豫州刺史。○中宗欲以韋玄貞為侍

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

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

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廢中宗為廬

陵王。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

決於太后。居睿宗於別殿。睿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

不得有所預。○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

旗幟皆從金色。○時諸武用事。唐宗室

人人自危。衆心憤惋。烏貫反。會眉州刺史

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

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為辭。思溫為之謀主。於是驅囚徒工匠數百。授以甲。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略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又曰。試觀今日

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甲申。遣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以討李敬業。敗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

丙戌

三年。

太后垂拱二年

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太后命鑄銅為匱。置之朝堂。以受天下奏疏。○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

開告密之門

下人多圖己。又自以文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索昔反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俊臣與萬國

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孔。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戊子

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

正月

帝在房州

○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悉誅韓魯等諸王。

庚寅

七年

周武氏天

春

正月

帝在房州

○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為載初元年正月。○時侯思止王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來

徐杜用
法平恕

臣侯

思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

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

法杖者。眾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

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

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千百家。司刑

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

一囚。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

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

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周國號曰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九月。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以傅遊藝為左玉鈐衛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

辛卯

八年

周武氏天授二年

春

正月

帝在房州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丘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服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

誅酷吏
周興

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壬辰九年。周武氏長壽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

悉加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

試員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

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

遺平斗量。擢音擢槌侍御史。盃脫校書郎。

擢。槌。傳。追。反。盃。烏。管。反。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麴

試官冗濫

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麴。洪。孤。反。莫。禮。反。○太

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

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

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

相謂曰。鬼朴又来矣。朴。匹。反。角。反。不旬月。輒遭

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

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

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

羅織之黨。為之不振。

師德寬厚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小反七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

金藏剖心

之○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流血被地太后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載元年春正月帝在房

九月梨花

州○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

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春正月。帝在

房州。○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

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春正月。帝在房

州。○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噉其肉。噉。杜覽反。

斯須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

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

俊臣伏誅

之憤。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

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后意未

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

擲風沐雨。擲。側反。親冒鋒鏑。丁歷反。以定天

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

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

姪之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

仁傑諫立武氏

召還廬陵王

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由是遣徐彥伯召廬陵王詣行在。九月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摸。未各反。廬登反。時人謂之蘇摸稜。

巳亥十六年

周武氏聖曆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

宮。○婁師德薨。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擠。箋西反。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又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

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此重之。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義春正月。帝在東

宮。○太后信重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

莫能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

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太后嘗問仁

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

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

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

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犖。呂角反。則

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

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

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

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

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

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

範。大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

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

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狄仁傑
薦張柬
之

薦賢

辛丑 十八年 周武氏長安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

宮。○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何不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書奏。太后慰諭而遣之。

壬寅 十九年 周武氏長安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

宮。○是歲蘇安恒復上疏曰。臣聞天下

蘇安恒
請禪位
東宮

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

癸卯

二十年

周武氏長安三年

春正月帝在東

宮○九月魏元忠為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為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怒下元忠戩獄將使與昌宗廷辯之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

張說許
證元忠

賂以羨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叅對往復不決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左史劉知幾曰無汙青史為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

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爾。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遂貶元忠為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

一
張憚
宋璟

劣位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甲辰

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

東宮。○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

蓮花似
六郎

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乙巳 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暉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

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

誅二張

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廡。罔南反。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

中宗即位

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三月。復國號曰唐。○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

復號唐

韋后干政

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丑兩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呂產呂祿比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

武氏復振

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曆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即位。又使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婕。即涉反。好。王諸反。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為之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

五王罷政

執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相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謀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

思矣

殺五王

丙午二年三思使鄭愔告五王謀反。貶諸州司馬。尋殺之。

丁未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為左右所殺。

殺武三思

巳酉三年。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等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減獲婢奴曰減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凡數千人。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斜封官

睿宗皇帝

名旦。高宗第八子。

在位二年。壽五十五。

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鑒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庚戌

四年

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夏四月。上宴近臣。

欽明八風舞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安樂公主欲韋后

中宗
韋后毒

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餒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殤帝即位。時年十六。○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而入。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獻與隆基。安樂

睿宗即位

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比曉。內外皆定。是日赦天下。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甲辰。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

立平王
為太子

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太子共誅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三十九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

唐紀

玄宗明皇帝上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

在位四十三年 壽七十八

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壬子

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元年

壬辰。上傳位

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總大政。○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紀出本

癸丑

開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執。

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謀廢立。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

誅太平公主

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

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

于家。○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

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

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

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

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

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

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

官官初盛

官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

始出官傳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終不如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

近而易以為奸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相姚崇

上幸新豐。講武于驪山之下。

紀出本

○以

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初上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

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

（本傳曰）上講武新豐。崇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甚歡。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

姚崇十
事要說

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武后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

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容韋月將以忠得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閹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監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

之。崇乃頓首謝。

姚崇序
進吏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柰何一不察省。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

改官名

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出本傳

○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

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

侍中為監。出百官志○壬寅。元之避開元尊

號。復名崇。

甲寅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

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

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舊制雅俗

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

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

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

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上

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

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

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

上親為煮藥。回飈吹火。誤爇上鬚。左右

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

梨園弟子

上友愛

焚錦繡

惜出諸子睿宗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本出

紀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矣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不慎哉。

花萼勤政樓

懷慎清

謹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出諸子睿宗傳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

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賞

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

相伴食宰

捕蝗

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爾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出本傳○山東大蝗。人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膜蒙通反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奏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

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蝗殺大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日蛭職反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傳出本○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

擇十使

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傳出本

丙辰四年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採訪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反。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傳出本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

景倩登仙

能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出本傳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

試縣令
理人策

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出濟本傳○六月癸亥。上皇崩。○十二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刑部尚書宋璟。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荃且反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

姚宋賢相

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傳出本○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傳出本

贊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嘗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

太廟壞
與行會

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丁巳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上大喜從之。出本傳○貞觀之制。中書門下

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以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牙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

臺諫對
仗奏事

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
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
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出百官志

辛酉九年春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

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二月
勅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
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
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

宇文融
括田

期不首即加檢括適徙邊州公私敢容
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
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
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
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
姓苦之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
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
稱是傳出本○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

吳兢直
筆

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傳出本 ○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出子

壬戌十年。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寢以貧弱。逃

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月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出張說傳及兵志

范祖禹曰。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墮。非其法不善。蓋人

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併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癸亥十一年。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

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出兵志○是歲張說奏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十二年。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闢所在閒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

一皆蠲免。仍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省議之。公卿以下畏融威勢。皆

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丑亮反獨建

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

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

出為華州刺史。出融傳及食貨志

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

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

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

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出食貨志○

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彊騎。彊。忽反。分隸

彊騎

封禪

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志出兵○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十一月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做乾封故事樂志○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

王毛仲
牧馬

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志出兵○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

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戊辰十六年。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

騎出志兵

己巳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

文融得幸

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

聚斂。由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

百姓皆怨苦之。為人踈躁多言。好自矜

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

內無事矣。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

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出本傳

庚午十八年。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

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

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

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

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

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

循資格

任宦官

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
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

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出選舉志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

及光庭傳 四人。出刑法志 ○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

為三品將軍。門施榮。遣禰 戟。奉使過諸

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遺賂。少者

不減千緡。由是京師第舍郊畿田園。參

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

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四方

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

士即決之。執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

故上終親任之。出宦官傳

辛未 十九年。三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

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將。以備十

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出禮志

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

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

置太公廟

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却費反兵媚人。曰：吾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反古獲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

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相韓休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甲寅以韓休為黃

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蕭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

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出休等傳

○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申。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途甚多。不可勝紀。

出選舉志

○十月。以京兆尹裴耀卿

相九齡

為黃門侍郎。張九齡為中書侍郎並同

平章事。○是歲分天下為京畿。都畿。關

分天下

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道。山南

十五道

西道。劔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

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

檢察非法

出地理志

林甫柔

甲戌二十二年。吏部侍郎李林甫。柔佞

佞

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

之。擢為禮部尚書。與裴耀卿。張九齡同

中書門下三品

出本傳

乙亥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酺宴。命三

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

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

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

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

袂歌于葦

反羽委

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

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

音樂較
勝負

通鑑卷之四十一
士大夫皆服其高傳出本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唐紀

玄宗皇帝下

丙子二十四年。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柰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

張九齡

知祿山

有反相

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傳出本秋八月。壬子。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千秋金

鑑錄

上賜書褒美

傳出本

○朔方節度使牛仙

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

九齡諫

封牛仙

客

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三百戶。出本傳○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李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

罷九齡
相林甫

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踈之。於是耀卿九齡並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出本傳

永嘉陳氏曰。忠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合焉。何也。畏之也。蓋忠義之士。

識高而見明。慮遠而憂大。世方無虞。若可以少安矣。而為痛哭流涕。以發天下大難之端。乘輿無甚失德。欲可以為安也。盡言極諫。甚者有幽厲桓靈之比。百官效職。亦無大姦邪未去也。深懼指鹿之禍。發於朝夕。嘉祥羨瑞。人主所罕見而竒焉者也。則視以為不足信。至於一日月之食。一雨暘之愆。則從而尤之曰。此疵政之招也。

射獵巡幸。歌舞之娛。似未病於治。則禁而抑之。宵旰之勤。吐握之疲。非人所願為者。則強其必行。則人主安得而不畏之邪。故雖漢武帝。唐明皇之賢。猶有憚於汲黯。張九齡之直。噫。視時趨向。天下之人不少也。人主方是之畏。彼亦孰肯自冒其所畏。而取踈遠擯斥之苦哉。於是乎爭迎其好。而逢其欲。是以姦欺之患生。此武帝明

皇之所以不免也。隕石妖也。而士方以為嘉瑞。殺三子。大亂也。而宰相以措刑受賞。大旱之變。則曰乾封之祥。雨霖之害。則曰非禾稼之損。武帝明皇皆英主也。初豈可以愚弄也哉。惟其畏節義之士。故士得以窺其所逆。順以售其所喜之說。而天下皆幾於危亡。吁。可不鑒哉。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景

相開元賢

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

林甫塞言路

○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出本傳 ○林

林甫姦狡

以讒言殺三子

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執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出本傳

丁丑二十五年。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

光王琚。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廢瑛。瑤。琚為庶人。賜死城東驛。出林甫傳 ○秋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

幾致刑措

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出林甫傳

戊寅二十六年。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又好學。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寢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

立太子

謚孔子
文宣王

未定。常忽忽不樂。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上曰。汝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為太子。後改名亨。出本傳。

已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為文宣

王。南向坐。被王者之服。追贈弟子皆為

公侯伯。出禮本紀及樂志。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張九齡卒。上雖以

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

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出本傳。

是歲。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

疋亦如之。海內富庶。行者雖萬里。不持

寸兵。

辛巳二十九年。平盧兵馬使安祿山傾

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為賢。

八月。以祿山為營州都督。出本傳。

壬午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為節度。

太平

祿山進

節鎮權重

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太

宗平突厥。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號為羈縻。置

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曰安西。曰北庭。

曰河西。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劔南。嶺南。

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守捉。萊

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

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

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

民養兵困

將奏益兵寔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疋。

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典出通東萊呂氏曰。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

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踈戾

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而後有方鎮

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

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

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

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際。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

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彊騎。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更討平之者亦以鎮兵。而居重馭輕之意不復存矣。

今以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為彊騎則可。謂彊騎變而為藩鎮。特未之考耳。

三月。以長安令韋堅為陝郡太守。領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鉞之徒。鉞。胡公反。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為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

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善治

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出堅傳。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執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出本傳。

林甫口
蜜腹劍

山
寵待祿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

甚厚。謁見無時。出本傳。○李林甫領吏部

曳白

祿山兼
二鎮

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
晉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
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入等者
六十四人。倚子爽為之首。羣議沸騰。祿
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試之。爽
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

白
出本
傳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三月。以

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禮部尚書席建

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

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

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矣。出本○初

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

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

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

官。號為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

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內讀太真肌體

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

貴妃入
宮

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出貴妃傳○上從容謂高力士曰。

高力士 諫任林甫

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守。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執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出本傳

乙酉四載。李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蕭炅薦吉温。林甫得之甚喜。又有

羅鉗吉 網

王鉗聚 斂

羅希奭為吏深刻。林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煉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出吉温傳上以戶部郎中王鉗為戶口色役使。鉗志在聚斂。按籍成邊。六歲之外。悉征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截取之。鉗深知上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

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鉅為能富國。益厚遇之。鉅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出本傳

丙戌五載。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出本傳

丁亥六載。以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

忠嗣兼
四道

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嘗自稱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出本傳 ○十二月。命百官閱視天下歲貢物於尚書。既而悉以車

祿山出
入禁中

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杜爾契。苾何力。契音乞。苾蒲結。反虜。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

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

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出本傳

戊子七載。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釗之

反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

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出本傳

己丑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

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

萬計。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

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出食貨志○先是

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

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

自募置彊騎。府兵日益墮壞。死及逃亡

者。有司不復點補。其橐駝馬牛器械糗

糧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

言其為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

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詬

病。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

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

是無兵可交。五月。李林甫奏停折衝府

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耻為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出兵志

庚寅九載。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出本傳楊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

辛卯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

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

力。既成。具幄帟音帟器皿。充物其中。雖禁

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

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

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音襪。舉

兩反。襪。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音保。襪。羊

洗祿兒

諸反

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

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

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

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共

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

不疑也。

出本傳

○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

已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

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

中國之心。

出本傳

祿山輕
中國

壬辰

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

為憲部。

出百官志

○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

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

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

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

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

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

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

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

亂
林甫養

相國忠

上不之悟也。傳本○以楊國忠為右相

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

以天下為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

朝廷攘袂扼腕。扼。烏。貫。反。公卿以下。願

指氣使。莫不震懼。質。涉。反。自侍御史至為

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

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

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

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為冰山耳。若

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

嵩出。忠傳

癸巳 十二載。安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已。

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

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

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

祿山不協。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奏以

翰兼河西節度使。是時中國盛強。自安

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三千里。閭閻相望。

冰山

通鑑卷之四十一

通鑑卷之四十一

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
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

出國忠
等傳

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揚
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
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
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
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侍御
史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

南詔喪
師以捷
聞

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
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
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
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
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大盛。陛
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
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范祖禹曰。管子有言。堂上遠於百里。
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

通鑑卷之四十一
蔽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以敗為勝。其不亡豈不幸哉。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機發於朝夕。蓋由置相之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禄山以

蕃將代

漢將

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禄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禄山久有異志。今

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有疑禄山之意邪。見素因極言禄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

朱黼曰。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必見人之所不見。知人之所未知也。夫豺狼之不可邇。禽獸之不可狎。太阿之不可倒持。帷薄之不可溷褻。雖愚夫稚子。固能知之。明皇獨不知何哉。禄

山柳城孽胡。平盧僨將。不獨張九齡知其有反相。明皇固已知之矣。以智略則卑下凡猥。不足以籌邊。以器局則淺陋庸愚。不足以辦事。連組累節。極爵崇品。玉食甲第。濫頒瀆賞。在諸王將相所不能得者。一以此施之。謂之何哉。龍樓雞幃之嚴。尊卑所以定位。桂掖椒房之邃。內外所以別嫌。賜坐而不之疑。出入而不之禁。凡有血

氣者。俱為不平。明皇獨無忤色。其又何哉。夫僭擬無涯之念。每啓於權位之極。畔渙不軌之謀。多出於才力之雄。今祿山養壯士八千餘人。家僮百餘人。皆以一當百。且擁三道兵馬矣。於是精兵極天下之選。財用極天下之富。爵賞皆出其門。將帥皆其私屬。其必反之謀。不特楊國忠知之。路人無不知之。至是復請以蕃將代漢將。

其姦謀必露矣。而明皇猶不之悟。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明皇之謂歟。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

祿山反

將示之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諸君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

出本傳

○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

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海內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出本傳

○上聞祿山已反。乃使封常清乘驛

果卿討賊

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餘人。乃斷河橋為守禦之備。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出本傳○丙子。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大使。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十一萬。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

用郭子儀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

祿山陷
東京

之從弟也。傳本○安祿山陷滎陽。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丁酉。祿山陷東京。○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恟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以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軍于潼關。○顏杲卿將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反。奚經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傳本

杲卿兵
震

潼關○顏杲卿將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反。奚經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傳本

少微通鑑節要卷之四十一



書